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弘明集卷八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李椿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卷八

梁 釋僧祐 撰

辯惑論 并序

釋玄光

夫大千遐邈萬化無際塵遊夢境染惑聲華緣想增靄
奚識明政由淳風漓薄使衆魔紛競矣若矯詐謀榮必
行五逆威強導蒙必施六極蟲氣霾滿致患非一念東
吳遭水仙之厄西夷載鬼卒之名閩數留種民之穢漢

葉感思子之歌忠賢撫歎民治凌歆攬地沙草寧數其
罪涓流未學莫知宗本世教訛辭詭蔽三寶老鬼民等
詠嗟盈路皆是炎山之煨燼河雒之渣糝淪湑險難余
甚悼焉聊詮往迹庶鏡未然照迷童於互鄉顯妙趣於
塵外休風冥被彼我情判豈是言聲所能攄寫

禁經上價一逆

夫言籍雲舒貫空有之美聖賢功績何莫由斯實學者
之淵海生民之日月所以波崦菩薩慈悲等照震電光

於炎塗弭魔賊於險澤汎靈舟於信風接浮生於苦海
聞道諸經製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傳怪哉道化空
被禁錮觀今學者不顧嚴科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貧者
造之至死不覩貪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
清乃扣齒為天鼓咽唾為醴泉馬屎為靈薪老鼠為芝
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昔秦皇漢武不獲輕身使徐福
公孫遠冥雲波祈候通仙影響無陳夫閑心祛欲則事
與道隣豈假驟涉之勞咽唾噓齒者乎

妄稱真道一逆

夫質樸纁霞者言神丹之功開明淨智者必蕩花之氣
雖保此為真而未能無終沉復張陵妄稱天師既侮慢
人鬼即身受報漢興平末為蟒蛇所喻子衡奔尋無處
畏負清議之報譏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迹生縻鵠
足置石崖頂謀事辦畢尅期發之到建安元年遣使告
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山獠蟻集闕外雲臺治
民等稽首再拜言伏聞聖駕玄都臣等長辭蔭接尸塵

方享九幽方夜衡入火之乃出詭稱曰吾旋駕辰華爾
各還所治淨心持行存師念道衡便密抽遊罥鶴直衝
虛空民獠愚戇僉言登仙販死利生欺罔天地

合氣釋罪三逆

夫滅情去欲則道心明真羣斯班姓妄造黃書呪癩無

端以伏輕誚

呪曰天道畢三五成日月俱出竊竊入冥
冥氣入真氣通神氣布道氣行姦邪鬼賊

皆消亡視我者盲聽我者聾敢有謀圖我者反受其殃
我吉而彼凶至甲子詔冥醮錄男女媒合尊卑無別吳
陸修靜復乃開命門抱真人嬰兒迴戲龍虎作如此之

勤勤行此

勢用消灾散禍其可然乎其可然乎漢時儀君行此為道
觥魅亂俗被斥燉煌後至孫恩佚蕩滋甚士女溷漫不異
禽獸夫色塵易染愛結難消沉交氣丹田延命仙穴肆兵
過玉門之禁變態窮龍虎之勢生無忠貞之節死有青庭
之苦誠願明天檢鏡斯輩物我端清莫負冥詔

俠道作亂四逆

夫冥宗難曉聲華易惑緣累重淵獄德輕風露如黃巾
等鳶望漢室反易天明罪悉伏誅次有子魯復稱鬼道

神祇不佐為野廩所突末後孫恩復稱紫道不以民賤
之輕欲圖帝貴之重作雲響於幽竇發妄想於空玄水
仙惑物枉殺老稚破國壞民豈非兇逆是以宋武皇帝
為之慨然乃龍飛千里虎步三江掩撲羣妖不勞浹辰
含識懷懼草木春光

章書代德五逆

夫至化餘塵不可誣蔽詮謚靈龜務依明德道無直體
妄逐妖空輒言東行醉酒沒故如此頑曹寧非陋僻又

遷達七祖文意淺薄乞免擔沙石長作道鬼夫聖智窮微有念斯照何煩祭酒橫費紙墨若必須辭訴然後判者始知道君無玄鑒之能天曹無天眼之照三官疲於謹案伺吏勞於討捕聞其奏章本擬急疾而戊辰之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呼哀哉實為五逆畏鬼帶符妖法之極一

夫真心履順者妖忤革其氣是以至聖高賢無情於萬化故能洞遊金石卧宿煙霞此純誠感通豈佩帶使然

哉其經辭致誇慢鬼弊云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
日則停暉擬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章言即是靈仙琅
屐入靖不朝太上至於使六甲神而跪拜園廁如郭景純亦云
仙流登固度厄竟不免災愚癡顛倒豈識儀節聞其著符昔時軍標
張角黃符子魯戴絳盧悚紫標孫恩孤虛並矯惑王師
終滅人鬼

制民課輸欺巧之極二

夫五斗米教出自天師後生邪濁復立米民世人厭畏

是以子明杜恭俱困魔蟒又塗炭齋者事起張魯氏夷
難化故制斯法乃驢馱泥中黃鹵泥面擗頭懸柳埏埴
使熟此法指在邊陲不施華夏至義熙初有王公其次
貪寶憚苦竊省打拍吳陸修靜甚知源僻猶泥揆額懸
縻而已癡僻之極幸勿言道

解廚纂門不仁之極三

夫開闢大施與物通美左道餘氣乃纂門解廚矜身與
食懷吮班之態昔張子魯漢中解福大集祭酒及諸鬼

卒

鬼卒鬼民鬼吏鬼道此是子魯輕於民夷作此名也又天師係師嗣師及三女師此是張魯自稱美也又

道姑道男冠女官道父道母神君種民此是合氣之後贈物名也又米民米性都功祭酒此是荒時撫化名也

又貧道三洞法師長安僧禕作此名也又先生道民仙

公王秣陵縣民王靈期作也又道士蟻賊制酒米賊此

是世人之所目也又法師都講侍經者是陸修靜傍佛

依世制此名也又天公地公及稱臣妄太平之道五斗

米道大道紫道鬼神師若仙此作賊時假威名也又膠

東樂大拜五利將軍雖有茅土而無臣節漢武之末不

復稱之也酣進過常遂致營逸醜聲遐布遠達岷方劉璋教

曰夫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厚身嗜味奚能尚道子魯

聞之憤恥意深罰其掃路世傳道士後會舉標以防斯

難兼制厨令酒限三升漢末以來謂為制酒至王靈期
削除豐目先王道民並其賑錫雖有五利之貴更為妖
物之名

度厄苦生虛妄之極四

夫質危秋蒂命薄春冰風吹蕩蓬迴化境所以景公
任於緣命孫子記為行尸迷徒湫學不識大方至有疾
病衰禍妄甚妖崇之原淵鬼鸛以為災渡危厄於遐川
詹鈞星於懸溜雪丹章於華山乃蹙顰眉貌謏詬冥鬼

云三官使者已送光歸逝者故然空喪辭貨斯實祭酒
規巾帻之利蠶食百姓公私並損致使火宅驚於至聖
歸歌動於人思矣

夢中作罪頑癡之極五

夫天屬化始乃識照為原棄捨身命草木非數然大地
丘山莫非我故塵滄川瀾漫皆是我淚血以此而觀誰
非親友或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夫人鬼雖別生滅固同
恩愛之情時復影響羣邪無狀不識逆順召食鬼吏兵

奏章斷之割截幽靈單心誰照幸願未來勿尚迷言使
天堂無輟食之思冰河靜災念之聲

輕作寒暑兌佞之極六

夫淵默心口者萬行之真德而塵界衆生率無慈愛虺
兌邪佞符章競作懸門貼戶以誑愚俗高賢有識未之
安也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制赤章用持殺人趣悅
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經有舊準死入鐵鉗火獄生
出鴟鴞瘖瘂精骸昏朽淪離永劫誰知斯乎老鬼民輩

道相不然事之宜質夫諫刺雖苦智者甘聞故畧致言
幸試三思能拂迹改圖即與大化同風矣良其不革請
俟明德備照聲曲以曉長夜豈是今日弱辭所陳哉

滅惑論

梁劉勰

惑造三破論者義證庸近辭體鄙拙雖至理定於深識
而流言惑於淺情委巷陋說誠不足辨又恐野聽將謂
信然聊擇其可採畧標雅致

三破論云道家之教妙在精思得一而無死入聖佛家

之化妙在三昧神通無生可冀詔死為泥洹未見學死而不得死者也滅惑論曰二教真偽煥然易辨夫佛法練神道教練形形器必終礙於一垣之裏神識無窮再撫六合之外明者資於無窮教以勝慧闇者戀其必終誑以仙術極於餌藥慧業始於觀禪禪練真識故精妙而泥洹可冀藥駐偽器故精思而翻騰無期若迺棄妙寶藏遺智養身據理尋之其偽可知假使形翻無際神暗焉飛戾天寧免為鳥夫泥洹妙果道惟常住學死之

談豈析理哉

三破論云若言太子是教主主稱螺髻使人除煩惱主
不棄妻使人斷種實可笑哉明知佛教是滅惡之術也
伏聞君子之德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
也滅惑論曰太子棄妻落髮事顯於經而反白為黑不
亦罔乎夫佛家之孝所苞蓋遠理由乎心無繫於形若
愛形棄心何取於孝昔泰伯虞仲斷髮文身夫子兩稱
至德中權以俗內之賢宜修世禮斷髮讓國聖哲美談

況般若之教業勝中權菩提之果理妙克讓者哉理妙克讓故捨髮取道業勝中權故棄迹求心準以兩賢無缺於孝鑒以聖境夫何怪乎

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誰言說偽興造無費苦尅百姓使國空民窮不助國生人減損況人不蠶而衣不田而食國滅人絕由此為失日用損費無纖毫之益五災之害不復過此滅惑論曰大乘圓極窮理盡妙故明二諦以遣有辨三空以標無四等弘其勝心六度振其苦

業誑言之訕

一作誑

宣傷日月夫塔寺之興闡揚靈教功

立一時而道被千載昔禹會諸侯玉帛萬國至于戰伐
存者七君更始政阜民戶殷盛赤眉兵亂千里無煙國
滅人絕寧此之由宗索之時石穀十萬景武之世積粟
紅腐非秦末多沙門而漢初無佛法也驗古準今何損
於政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異法遺棄二
親孝道頓絕憂娛各異歌哭不同骨血生讐服屬永棄

悖化犯順無昊天之報五逆不孝不復過此滅惑論曰
夫孝理至極道俗同貫雖內外跡殊而神用一揆若命
綴俗因本修教於儒禮運稟道果固弘孝於梵業是以
諮親出家法華明其義聽而後學維摩標其例宣忘本
哉有由然也彼皆照悟神理而鑒燭人世過駟馬於格
言逝川傷於上哲故知瞬息盡養無濟幽靈學道拔親
則冥苦永滅審妙感之無差辨勝果之可必所以輕重
相摧去彼取此若乃服制所施事由追遠禮雖因心抑

亦汾世昔三皇至治堯舜所慕死則衣之以薪葬之中
野封樹弗修直斬無紀豈可謂三皇教民棄於孝乎爰
及五帝服制煥然未聞堯舜執禮追責三皇三皇無責
何獨疑佛佛之無服理由拔苦三皇廢喪事汾淳樸淳
樸不疑而拔苦見尤所謂朝三暮四而喜怒交設者也
明知聖人之教觸感圓通三皇以淳樸無服五帝以汾
情制喪釋迦拔苦故棄俗反真檢迹異路而玄化同歸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體一有毀傷之疾二有

棄飾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絕種之罪五有亡體從
誠唯學不孝何故言哉誠令不跪父母便競從之兒先
作沙彌其母後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禮之教中國絕之
何可得從滅惑論曰夫棲形稟識理定前業入道居俗
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洽天人御國統家並證道
跡未聞世界普同出家良由緣感不二故名教有二摺
紳沙門所以殊也但始拔塵域理由戒定妻者愛累髮
者形飾愛累傷神形飾乖道所以澄神滅愛修道棄飾

理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跪父母道尊故也父母禮之尊道故也禮新冠見母其母拜之喜其備德故屈尊禮卑也介冑之士見君不拜重其秉武故尊不加也緇弁輕冠本無神道介冑凶器非有至德然事應加恭則以母拜子勢宜停敬則臣不跪君禮典世教周孔所制論其變通不由一軌況佛道之尊標出三界神教妙本羣致玄宗以此加人實尊冠冑冠冑及禮古今不疑佛道加敬將欲何怪

三破論云佛舊經本云浮屠羅什改為佛徒知其源惡故也所以詔為浮屠西域尊重故老子云化其始不欲傷其形故絕其飾名為浮屠沉屠割也至僧禕後改為佛圖本舊經云喪門喪門由死滅之門云其法無生之教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為桑門僧禕又改為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稱滅惑論曰漢明之世佛經始過故漢譯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桑音似沙聲之誤也以圖為屠字之誤也羅什語通華戎識兼音義改正三

豕固其宜矣五經世典學不因譯而馬鄭注說音字互改是以昭穆不祀謬師資於周頌允塞宴安乖聖德於堯典至教之深寧在兩字得意忘言莊周所領以文害志孟軻所譏不原大理唯字是求宋人申東宣復過此三破論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國本正西域何言之哉胡人無二剛強無禮不識清淨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教化之又云西域麤獷欲除其愛慾故令男不娶妻女不嫁夫一國伏教其生不蕃滅惑論曰雙

樹晦跡形像代興固已理精無始而道被無窮者矣案
李叟出關運當周季世閉賢隱故往而忘歸接輿避世
猶滅其迹沉適外域孰見其蹤於是姦猾祭酒造化胡
之經理拙辭鄙廝隸所傳尋西胡怯弱較衆為優若老
子滅惡棄德用刑何愛凶惡而反滅怯弱是剛者則吐
而柔者是茹豺狼當路而狐狸是誅淪湣為酷覆載無
聞商鞅之法未至此虐伯陽之道豈其然哉且未服則
設像無施信順則孥戮可息既服教矣方加極刑一言

失道衆偽可見東野之語其如理何

三破論云蓋聞三皇五帝三王之徒何以學道並感應而未聞佛教為是九皇忽之為是佛教未出若是佛教未出則為邪偽不復云云滅惑論曰神化變通教體匪一靈應感會隱現無際若緣在妙化則菩薩弘其道化在羸緣則聖帝演其德夫聖帝菩薩隨感現應殊教合契未始非佛固知三皇以來感滅而名隱漢明之教緣應而像現矣若迺三皇德化五帝仁教此之謂道似非

太上羲農敷治未聞秦章堯舜緝政寧肯書符湯武抒
累豈當餌丹五經典籍不齒天師而求授聖帝豈不悲
哉

三破論云道以氣為宗名為得一尋中原人士莫不奉
道今天下有奉佛者必為化度之餘若言非邪何以奉
佛滅惑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真境本固無二
佛之至也則空玄無形而萬象並應寂滅無心而玄智
彌照幽數潛會莫見其極冥功日用靡識其然但言萬

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漢語曰道其顯跡也則金
容以表聖應俗則王宮以現生拔愚以四禪為始進慧
以十地為階總龍鬼而均誘涵蠢動而等慈權教無方
不以道俗乖應妙化無外宣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
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異經同歸經典由權故孔釋教
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漢語隔而化通但感有精麤
故教分道俗地有東西故國限內外其彌綸神化陶鑄
羣生無異也固能拯拔六趣總攝大千道惟至極法惟

最尊然至道雖一歧路生迷九十六種俱號為道聽名
則邪正莫辨驗法則真偽自分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
上標老子次述神仙下襲張陵太上為宗尋柱史嘉遜
實惟大賢著書論道貴在無為理歸靜一化本虛柔然
而三世弗紀慧業靡聞斯迺導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
經也若乃神仙小道名為五通福極生天體盡飛騰神
通而未免有漏壽遠而不能無終功非餌藥德沿業修
於是愚狡方士偽託遂滋張陵朱賊述記昇天葛玄野

賢著傳仙公愚斯惑矣智可罔與今祖述李叟則教失
如彼憲章神仙則體劣如此上中為妙猶不足筭況效
陵魯醢事章符設教五斗欲拯三界以蚊負山庸詎勝
乎標名大道而教甚於俗舉號太上而法窮下愚何故
知邪貪壽忌夭含識所同故肉芝石華譎以翻騰好色
觸情世所莫異故黃書御女誑稱地仙肌革盈虛羣生
共愛故寶惜洩唾以灌靈根避災苦病民之恒患故斬
縛魑魅以快愚情憑威恃武俗之舊風故吏兵鉤騎以

動淺心至於消災淫術厭勝姦方理穢辭辱非可筆傳
事合氓庶故比屋歸宗是以張角李弘毒流漢季盧悚
孫恩亂盈晉末餘波所被實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輕立
民戶瑞無虎竹而濫求租稅糜費產業蠱惑士女運述
則蠲國世平則蠹民傷政萌亂宜與佛同且夫涅槃大
品寧比玄妙上清金容妙相何羨鬼室空屋降伏天魔
不慕幻邪之詐淨修戒行豈同畢叅之醜積弘誓於方
寸孰與藏宮將於丹田響洪鐘於梵音宣若鳴天鼓於

脣齒校以形迹精麤已懸覈以至理真偽宣隱若以麤笑精以偽謗真是瞽對離朱曰我明也

釋三破論

十九條
道士假張融作

釋僧順

論曰泥洹是死未見學死而得長生此滅種之化也釋曰夫生生之厚至於無生則張毅單豹之徒是其匹矣是以儒家云人莫不愛其死而患其生老氏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莊周亦自病痛其一身此三者聖達之流巨以生為患夫欲求無生莫若泥洹泥洹者無為之妙

稱談其跡也則有王宮雙樹之文語其實也則有常住
常樂之說子方輪迴五道何由聞涅槃之要或有三盲
摸象得象耳者爭云象如簸箕得象鼻者爭云象如春
杵雖獲象一方終不得全象之實子說泥洹是死真摸
象之一盲矣

論云太子不廢妻使人斷種釋曰夫聖實湛然跡有表
應太子納妃於儲貳者蓋欲示人倫之道已足遂能棄
茲大寶忽彼恩愛耳至如諸天夕降白驥飛城十號之

理斯在何妻子之可有哉且世之孥孺為累最深饑寒則生於盜賊飽煖則發於驕奢是以厲婦夕產忽求火照唯恐似已復更為厲凡夫之種若厲產馬經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仰尋此旨則是佛種捨家從道棄厲就佛為樂為利寧復是加子迷於俗韻滯於重惑夢中之夢何當曉哉

論云太子猶螺髻使人毀形釋曰在家則有二親之愛出家則有嚴師之重論其愛也髮膚為上稱其嚴也剪

落為難所以就芟除而歡若辭父母而長往者蓋欲去此煩惱即彼無為髮膚之戀尚或可棄外物之徒有何可惜哉不輕髮膚何以尊道不辭天屬何用嚴師譬如喪服出紹大宗則降其本生隆其所後將使此子執人宗廟之重割其歸顧之情還本政自一朞非恩之薄所後頓伸三年實義之厚禮記云出必降者有愛我而厚其例矣經云諸天奉刀持髮上天毀形之談是何言也子但勇於穿鑿怯於尋旨相為慨然

論云子先出家母後作尼則敬其子失禮之甚釋曰出家之人尊師重法棄俗從道寧可一槩而求且太子就學父王致敬漢祖善嘉令之言以太皇為臣魏之高貴敬齊王作私晉之儲后臣厥父於公庭引此而判則非疑矣

論云屠割為浮圖釋曰經云浮圖者聖瑞靈圖浮海而至故云浮圖也吳中石佛汎海儻來即其事矣今子毀圖像之圖為刑屠之屠則泰伯端委而治故無慙德仲

雍剪髮文身從容致化遭子今日必羅吠聲之尤事有似而非非而似者外書以仲尼為聖人內經云尼者女也或有謂仲尼為女子子宣信之哉猶如屠圖之相類亦何以殊

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釋曰門者本也明理之所出入出入從本而興焉釋氏有不二法門老子有衆妙之門書云禍福無門皆是會通之林藪機妙之淵宅出家之人得其義矣喪者滅也滅塵之勞通神之解即喪門

也桑當為乘字之誤耳乘門者即大乘門也煩想既滅
遇物斯乘故先云滅門末云乘門焉且八萬四千皆稱
法門奚獨喪桑二門哉

論云胡人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化也釋曰
原夫形像始立非為教本意當由滅度之後係戀罔已
旃檀香像亦有明文且仲尼既卒三千之徒永言興慕
以有若之貌最似夫子坐之講堂之上令其說法門徒
諮仰與往日不殊曾參勃然而言曰子起此非子之座

推此而談思仰可知也羅什法師生自殊方聰敏淵博
善談法相極負佛經流布闡輔詮以真俗二名驗以境
照雙寂振無為之高風激玄流於未悟所謂遣之至於
無遣也子謂胡人不信虛無誠非篤論君子且強理有
優劣不係形像子以形像而語不亦攻乎異端

論云使一國伏教則其生不蕃今中國人士不以正神
自訓而取滅度之餘釋曰夫六戎五狄四夷八蠻不識
王化不聞佛法者譬如畜生事均八難方今聖主隆三

五之治聞一乘之法天人同慶四海訢訢岐行喙息咸受其賴喘蠕之蟲自云得所子脫不自思厝言云云宜急緘其舌亦何勞提耳

論云沙門者沙汰之謂也釋曰息心達源號曰沙門此則練神濯穢反流歸潔即沙汰之謂也子欲毀之而義逾美真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者也

論云入國破國釋曰夫聖必緣感無徃非應結繩以後民澆俗薄末代王教挺揚堯孔至如沙法所沾固助俗

為化不待形骸而自淳無假楚撻而取正石主師澄而興國古王諮勃以隆道破國之文從何取說

論云入家破家釋曰釋氏之訓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備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唯聞未學道士有赤章呪咀發擿陰私行壇被髮呼天叩地不問親疎親相厭殺此即破家之法矣

論云入身破身釋曰夫身之為累甚於桎梏老氏以形骸為糞土釋迦以三界為火宅出家之士故宜去奢華

棄名利悟逆旅之難常希寂滅之為樂流俗之徒反此
以求全即所謂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也近代有好
名道士自云神術過人尅期輕舉白日登天曾未數丈
橫墜於地迫而察之正大鳥之雙翼耳真所謂不能奮
飛者也驗滅亡於即事不旋踵而受誅漢之張陵誣調
貢高呼曰米賊亦被夷剪入身破身無乃角弓乎

論曰歌哭不同者釋曰人哭亦哭俗內之冥跡臨喪能
歌方外之坦情原壤喪親登木而歌孔子過而不非者

此亦是名教之一方耳

論云不朝宗者釋曰孔子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公侯儒者俗中之一物尚能若此況沙門者方外之士乎昔伯成子高子州交伯但希玄慕道似不近屑人事論云有毀傷之疾釋曰髮膚之解具於前荅聊更畧而陳之凡言不敢毀傷者正是防其非僻觸冒憲司五刑所加致有殘缺耳今沙門者服膺聖師遠求十地棄除鬚髮被服法衣立身不乖揚名得道還度天屬有何不

可而入毀傷之義守文之徒未達文外之旨耳輪扁尚不移術於其兒子何言哉

論云出家者未見君子皆是避役釋曰噫咲何子之難喻邪左傳云言者身之文莊周云言不廣不足以明道余欲無言其可得乎夫出家之士皆靈根宿固德宇淵深湛乎斯照確乎不拔者也是以其神凝其心道超然遐想宇宙不能點其胃懷澹爾無寄塵垢何能攪其方寸割慈親之重恩棄房櫳之歡愛虛室生白守玄行禪

或頭陀林野委身餒獸或靜節蔬餐精心無怠將勤求
十力超登無上解脫天羅銷散地網兆百福於未萌濟
蒼生於萬劫斯實大丈夫之宏圖非吾子所得聞也避
役之談是何言歟孔子頽喙三尺者雖言出於口終不
以長舌犯人則子之喙三尺矣何多口之為累傷人之
深哉

論云三丁二出一何無緣者釋曰無緣即是緣無緣生
有緣即是緣有緣起何以知其然邪世有閤門入道故

曰緣有緣起有生不識比丘者故曰緣無緣生十六王子同日出家隨父入道是則緣之所牽閤門頓至何其宜出二之有哉無緣者自就無緣中求反諸已而已矣子方永隆無間遑復論此將不欲倒置干戈乎若能反迷殊副所望

論云道家之教育德成國者釋曰道有九十六種佛為最尊梵志之徒蓋是培塿假使山川之神能出雲雨者亦是有國有家之所祀焉其云育德成國不無多少但

廣濟無邊永拔塗炭我金剛一聖巍巍獨雄夫太極剖
判之初已自有佛但于時衆生因緣未動故宜且昧名
稱何以言之推三皇已上何容都無禮易則乾坤兩卦
履豫二爻便當與天地俱生雖曰俱生而名不俱出者
良由機感不發施用未形其理常在其跡不著耳中外
二聖其揆一也故法行云先遣三賢漸誘俗教後以佛
經革邪從正李老之門釋氏之偏裨矣經云處處自說
名字不同或為儒林之宗國師道士或寂漠無為而作

佛事金口所說合若符契何為東西跳梁不避高下邪
嗟乎外道藉我智慧資我神力遂欲撓亂我經文虔劉
我教訓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也

論云道者氣釋曰夫道之名以理為用得其理也則於
道為備是故沙門號曰道人陽平呼曰道士釋聖得道
之宗彭耒居道之末得道宗者不待言道而道自顯居
道之末者常稱道而道不足譬如仲尼博學不以一事
成名游夏之徒全以四科見目莊周有云生者氣也聚

而為生散而為死就如子言道若是氣便當有聚有散有生有死則子之道是生滅法非常住也常聞子道又有合氣之事願子勿言此真辱矣莊子又云道在屎溺此屎溺之道得非吾子合氣之道乎

弘明集卷八

音釋 弘第八

颯

乎頰切
人名

雉

與盧各切
洛同

渣

側加切

糝

桑感切
米和羹也

嗑

胡閣切

蕩

徒浪切

喻

許及切

獠

魯皓切

胥

姑泣切

戇

陟降切

觥

古橫切

菅

武巨切

礪

力宕切

圃

七情切

氏

都黎切

摘

直陟切

菅

平于切

埏埴

埏式連切

埴

和土也

職

闡

於真切

城內

唵

莫江切

菅

平于切

菅

湫

子了切

崇

雖遂切

謨

謨胡禮切

詬

詬怒言也

菅

平于切

菅

私

呂切

漚

胡了切

鵠

工役切

詔

彌正切

髡

若昆切

菅

平于切

菅

髮

兩非切

獬

獬喜檢切

獬

奴余切

儵

式竹切

蚊

詰利切

菅

平于切

菅

行挺丑連切

引也
唉於開切
歎聲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卷九

梁 釋僧祐 撰

立神明成佛義記

并沈績
序注

梁武帝

夫神道冥默宣尼固已絕言心數理妙柱史又所未說
非聖智不周近情難用語遠故也是以先代立儒談遺
宿業後世通辯亦淪滯來身非夫天下之極慮何得而
詳焉故惑者聞識神不斷而全謂之常聞心念不常而

全謂之斷云斷則迷其性常云常則惑其用斷因用疑
本謂在本可滅因本疑用謂在用弗移莫能精求互起
偏執乃使天然覺性自沒浮談聖王稟以玄符御茲大
寶覺先天垂則觀民設化將恐支離詭辯構義橫流徵
叙繁絲伊誰能振釋教遺文其將喪矣是以著斯雅論
以弘至典續早念身空栖心內教每餐法音用忘寢疾
而闇情難曉觸理多疑至於佛性大義頓迷心路既天
誥遠流預同撫覲萬夜獲開千昏永曙分除之疑朗然

俱澈竊惟事與理亨無物不識用隨道合奚心不辨故
行雲徘徊猶感美音之和游魚踴躍尚賞清絲之韻況
以入神之妙發自天衷此臣所以舞之蹈之而不能自
已者也敢以膚受謹為注釋宣伊錐管用窮天奧庶幾
固惑所以釋焉

夫涉行本乎立信

臣績曰夫愚心闇識必發大明明不
欺起起必由行行不自修修必由信

信者憑師仗理無違之心也故五根以一信為本四信
以不違為宗宗信既立萬善自行行善造果謂之行也

信立由乎正解

臣績曰夫邪正不辨將何取
信故立信之本資乎正解

解正則外

邪莫擾

臣績曰信一心者則萬邪滅矣信立則內識無

疑

臣績曰識者心也故成實論云心意識體一而異名心既信矣將何疑乎

然信解所依其

宗有在

臣績曰依者憑也夫安心有本則枝行自從有本之旨顯乎下句也何者源神明

以不斷為精精神必歸妙果

臣績曰神而有盡寧謂神乎故經云吾見死者形壞

體化而神不滅隨行善惡禍福自追此即不滅斷之義也若化同草木則豈曰精乎其不斷故終歸妙極憑

心此地則觸理皆明明於衆理何行不成信解之宗此之謂也妙果體極常住精神不

免無常

臣績曰妙果明理已足所以體唯極常精神涉行未滿故必不免遷變

無常者前

滅後生剎那不住者也

臣績曰剎那是天竺國音迅速之極名也生而即滅寧有住乎

故淨名歎曰比丘
即時生老滅矣
若心用心於攀緣前識必異後者斯

則與境俱往誰成佛乎

臣績曰夫心隨境動是其外用後雖續前終非實論故知神識

之性湛然不移故終歸於妙果矣

經云心為正因終成佛果

臣績曰畧語佛因其

義有二一曰緣因二曰正因緣者萬善是也正者神識是也萬善有助發之功故曰緣因神識是其正本故曰正因經既云終成佛果斯驗不斷明矣

又言若無明轉則變成明案此經

意理如可求何者夫心為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

興廢一本之性不移

臣績曰淘沐塵穢本識則明明闇相易謂之變也若前去後來非變

謂一本者即無明神明也

臣績曰神明本暗即故以無明為因

尋無明之

稱非太虛之目土石無情豈無明之謂

臣績曰夫別了善惡匪心不知

明審是非匪情莫識太虛無情故不明愚智土石無心寧辨解惑故知解惑存乎有心思智在乎有識既謂無

明則義故知識慮應明體不免惑惑慮不知故曰無明

在心矣
臣績曰明為本性所以應明識染外塵故內不免而無惑惑而不了乃謂無明因斯致稱宣旨空也哉

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其異用無明心義不改

臣績曰既

有其體便有其用語非體論體將恐見其用異便謂

心隨境滅

臣績曰惑者迷其體用故不能精何者夫體之與用不離不即離體無用故云不離用義

非體故云不即見其不離而迷其故繼無明名下加以

不即迷其不即便謂心隨境滅

住地之目此顯無明即是神明神明性不遷也

臣績曰無明係

以住地蓋是斥其迷體而抱惑之徒未曾論也

何以知然如前心作無間重惡

後識起非想妙善善惡之理大懸而前後相去甚迥斯

用果無一本安得如此相續

臣績曰不有一本則用無所依而惑者見其類續為

一故舉大善斥相續之迷

是知前惡自滅惑識不移後善雖生暗心

莫改

臣績曰未嘗以善惡生滅虧其本也

故經言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

為無明若與一切善法俱者名之為明豈非心識性一

隨緣異乎

臣績曰若善惡互起豈謂俱乎而恒對其言而常迷其旨故舉此要文以曉羣惑

故

知生滅遷變酬於往因善惡交謝生乎現境

臣績曰生滅由於本

業非現境使之然善惡生於今境非本業令其爾也

而心為其本未曾異矣

臣績曰雖

復用由不同其體莫異

以其用本不斷故成佛之理皎然隨境遷

謝故生死可盡明矣

臣績曰成佛皎然狀其本也生死可盡由其用也若用而無本則滅

而不成若本而無用則成無所滅矣

難神滅論

并序 本論范鎮作

梁蕭琛

內兄范子鎮著神滅論以明無佛自謂辯摧衆口日服千人予意猶有感焉聊欲薄其稽疑詢其未悟論至今

所持者形神所訟者精理若乃春秋孝享為之宗廟則
以為聖人神道設教立禮防愚杜伯開弓伯有被介復
謂天地之間自有怪物非人死為鬼如此便不得詰以
詩書校以往事唯可於形神之中辨其離合脫形神一
體存滅固異則范子奮揚蹈厲金湯邈然如靈質分途
興毀區別則子尅敵得雋能事畢矣又子雖明有佛而
體佛不與俗同爾兼陳本意係之論左馬

問曰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邪荅曰神即形也形即神

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

難曰今論形神合體則應有不離之證而直云神即形形即神形之與神不得相異此辯而無徵有乖篤喻矣予今據夢以驗形神不得共體當人寢時其形是無知

之物而有見焉此神遊之所接也神不孤立必憑形器
猶人不露處須有居室但形器是穢闇之質居室是蔽
塞之地神反形內則其識微惛惛故以見為夢人歸室
中則其神暫壅壅故以明為昧夫人或夢上騰玄虛遠
適萬里若非神行便是形往邪形既不往神又弗離復
焉得如此若謂是想所見者及其安寐身似僵木氣若
寒灰呼之不聞撫之無覺既云神與形均則是表裏俱
勦既不外接聲音寧能內興思想此即形靜神馳斷可

知矣又疑凡所夢者或反中詭遇

趙簡子夢童子裸歌可吳入鄒晉小臣夢

負公登天而負公出諸厠之類是也

或理所不容

呂錡夢射月中之又吳后夢腸出繞閭門之類

是或先覺未兆

呂姜夢天名其子曰虞曹人夢衆君子謀欲亡曹之類是也

或假借

象類

蔡茂夢禾失為扶王濬夢三刀為州之類是也

或即事所無

胡人夢舟越人夢騎之類

是或乍驗乍否

殷宗夢得傳說漢文夢獲鄧通驗也否事衆多不復具載

此皆神化

茫渺幽明不測易以約通難用理檢若不許以神遊必宜求諸形內恐塊爾潛靈外絕覲覲雖復扶以六夢濟以想因理亦不得然也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為異其義安在荅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荅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刃形之於用猶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刃捨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難曰夫刃之有利砥礪之功故能水截蛟螭陸斷兕虎若窮利盡用必摧其鋒鏑化成鈍刃如此則利滅而刃

存即是神亡而形在何云捨利無刃名殊而體一邪刃
利既不俱滅形神則不共亡雖能近取譬理實乖矣
問曰刃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
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
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荅曰異哉言
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則
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
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在有如木之質而

復有異木之知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荅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有知之形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荅曰是無知之質也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荅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

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骼豈不因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

之質寧是榮木之體

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如絲體變為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咎焉荅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則應榮時彫零枯時結實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以榮即是枯故枯無所復變也又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同時不得為喻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邪荅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歟而生者必歟

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歟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歟有漸物之理也

難曰論云人之質有知也木之質無知也豈不以人識涼燠知痛痒養之則生傷之則死邪夫木亦然矣當春則榮在秋則悴樹之必生拔之必死何謂無知今人之質猶如木也神留則形立神去則形廢立也即是榮木廢也即是枯木子何以辨此非神知而謂質有知乎凡萬有皆以神知無以質知者也但草木蝼蟲之性裁覺

榮悴生死生民之識則通安危利害何謂非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邪此則形神有二居可別也但木稟陰陽之偏氣人舍一靈之精照其識或同其神則異矣骨骼形骸之論死生授受之說義既前定事又不經安用曲辨哉

問曰形即神者手等亦是神邪荅曰皆是神分

問曰若皆是神分神應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荅曰手等有痛痒之知而無是非之慮

問曰知之與慮為一為異荅曰知即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

問曰若爾應有二慮慮既有二神有二乎荅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痒之知而復有是非之慮荅曰如手足雖異總為一人是非痛痒雖復有異亦總為一神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也荅曰是非之慮心

器所生

問曰心器是五臟之心非邪荅曰是也

問曰五臟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荅曰七竅亦復何殊而所用不均何也

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荅曰心病則思乖是以知心為慮本

問曰何知不寄在眼等分中邪荅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

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於他分荅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遍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

難曰論云形神不殊手等皆是神分此則神以形為體體全即神全體傷即神缺矣神者何識慮也今人或斷手足殘肌膚而智思不亂猶孫臏刖趾兵畧愈明膚浮解腕儒道方謚此神與形離形傷神不害之切證也但

神任智以役物託器以通照視聽香味各有所憑而思
識歸乎心器譬如人之有宅東閣延賢南軒引景北牖
招風西櫺映月主人端居中雷以收四事之用焉若如
來論口鼻耳目各有神分一目病即視神毀二目應俱
盲矣一耳疾即聽神傷兩耳俱應聾矣今則不然知
神以為器非以為體也又云心為慮本慮不可寄之他
分若在於口眼耳鼻斯論然也若在於他心則不然矣
耳鼻雖共此體不可以相雜以其所司不同器用各異

也他心雖在彼形而可得相涉以其神理均妙識慮齊功也故書稱啓爾心沃朕心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齊桓師管仲之謀漢祖用張良之策是皆本之於我形寄之於他分何云張甲之情不可託王乙之軀李丙之性勿得寄趙丁之體乎

問曰聖人之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荅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能照之精金寧有不照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

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彩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此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並列伯約之膽其大如拳此心器之殊也是以知聖人區分每絕常品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

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虞帝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荅曰珉似玉而非玉鵠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

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也

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圓極理無有二而立且殊姿陽文異狀神不係色於此益明荅曰聖與聖同同於聖器而器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楚和等價連城驂騑盜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荅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從孝子之心而厲淪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

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索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
邪荅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強死者衆不皆為鬼彭生
伯有何獨能然乍人乍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
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
車其義云何荅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
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為鬼鬼滅而為人則吾未
知也

難曰論云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

神而託聖人之體今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帝舜即是凡人之神託聖人之體也珉玉鵠鳳不得為喻今珉自名珉玉實名玉鵠號鷦鷯鳳曰神鳳名既殊稱貌亦實今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非有珉玉二名唯觀重瞳相類又有女媧蛇軀臯陶馬口非真聖神入於凡器遂乃託于蟲畜之體此形神殊別明暗不同茲益昭顯也若形神為一理絕前因者則聖應誕聖賢必產賢勇怯愚智悉類其本既形神之所陶甄一氣之所孕育不得

有堯睿朱嚚瞽頑舜聖矣論又云聖同聖器而器不必同猶馬殊毛而齊逸今毛復是逸氣邪馬有同毛色而異駑駿者如此則毛非逸相由體無聖器矣人形骸無凡聖之別而有貞脆之異故遐靈栖於遠質促神寓乎近體唯斯而已耳向所云聖人之體指直語近舜之形不言器有聖智非矛盾之說勿近於此惑也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荅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趨僧

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邪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懷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不闕周給立德必於在已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真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瓶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至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游貨殫於土木所以姦宄不勝頌聲尚權惟此之故

也其流莫已其病無垠若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
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
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
不可窮也蠶以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
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為己可以為人
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難曰佛之有無寄於神理存滅既有往論且欲畧言今
指辨其損益語其利害以弼夫子過正之談子云釋氏

蠹俗傷化費貨損役此惑者為之非佛之尤也佛之立
教本以好生惡殺修善務施好生非止欲繁育鳥獸以
人靈為重惡殺豈可得緩宥逋逃以哀矜斷察修善不
必瞻丈六之形以忠信為上務施不苟使殫財土木以
周給為美若悉絕嗣續則必法種不傳如並起浮圖又
亦播殖無地凡人且猶知之況我慈氏寧樂爾乎今守
株桑門迷務俗士見寒者不施之短褐遇餒者不錫以
糠豆而競聚無識之僧爭造衆多之佛親戚棄而弗賙

祭祀廢而弗修良繒碎於刹上丹金糜于塔下而謂為
福田期以報業此並體佛未深解法不妙雖呼佛為佛
宣曉歸佛之旨號僧為僧寧達依僧之意此亦神不降
福予無取焉夫六家之術各有流弊儒失於僻墨失於
蔽法失於峻名失於訐咸由祖述者失其傳以致泥溺
今子不以僻蔽誅孔墨峻訐責韓鄧而獨罪我如來貶
茲正覺是忿風濤而毀舟楫也今悖逆之人無賴之子
上罔君親下虐儔類或不忘明憲而乍懼幽司憚閻羅

之猛畏牛頭之酷遂悔其穢惡化而遷善此佛之益也
又罪福之理不應殊於世教背乎人情若有事君以忠
奉親唯孝與朋友信如斯人者猶以一眚掩德蔑而棄
之裁犯蟲魚陷于地獄斯必不然矣夫忠莫踰於伊尹
孝莫尚乎曾參若伊公宰一畜以膳湯曾子烹隻禽以
養點而皆同趨炎鑊俱赴鋒樹是則大功沒於小過奉
上反於惠下昔彌子矯駕猶以義弘免戮嗚呼曾謂靈
匠不如衛君乎故知此為忍人之防而非仁人之誠也

若能鑿彼流宕疊不在佛觀此禍福識悟教誘思息末以尊本不拔本以拯末念忘我以弘法不後法以利我則雖曰未佛吾必謂之佛矣

難神滅論

并啓
詔

曹思文

論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為用者也而合非即矣生則合而為用死則形留而神逝也何以言之昔者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

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其形留而神逝者乎
若如論言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響之必
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
帝而欣歡於鈞天廣樂乎斯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蜎
蝶即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即形與神
合也然神之與形有分有合合則共為一體分則形亡
而神逝也是以延陵寔子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魂
氣無不之也斯即形亡而神不亡也然經史明證灼灼

也如此寧是形亡而神滅者也

論曰問者曰經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通云非有鬼也斯是聖人之教然也所以達孝子之心而厲淪薄之意也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且無神而為有神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無神矣而以稷配斯是周旦其欺天乎果其無稷也而空以配天者既其欺天矣

又其欺人也斯是聖人之教教以欺妄也設欺妄以立教者復何達孝子之心厲渝薄之意哉

原尋論旨以無鬼為義試重詰之曰孔子菜羹瓜祭祀其祖禰也記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神既無矣迎何所迎神既無矣送何所送迎來而樂斯假欣於孔貌送往而哀又虛淚於丘體斯則夫子之祭禮也欺偽滿於方寸虛假盈於廟堂聖人之教其若是乎而云聖人之教然也何哉

思文啓竊見范縝神滅論自為賓主遂有三十餘條思
文不惟闔蔽聊難論大旨二條而已庶欲以此傾其根
本謹冒上聞但思文情用淺匱懼不能徵折詭經
仰黷天照伏追震悸謹啓詔荅所難二條當別詳
覽也

荅曹舍人

并啓
詔

梁范縝

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為用者也而合
非即也荅曰若合而為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蛭駝相

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
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為我援兵邪

難曰昔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
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形留而神逝者乎荅曰
趙簡子之上賓秦穆之遊上帝既云耳聽鈞天居然口
嘗百味亦可身安廣廈目悅玄黃或復披文繡之衣控
如龍之轡故知神之須待既不殊人四肢七竅每與形
等隻翼不可以適遠故不比不飛神無所闕何故憑形

以自立

難曰若如論旨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響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所荅曰若如來意便是形病而神不病也今傷之則痛是形痛而神不痛也惱之則憂是形憂而神不憂也憂慮痛廢形已得之如此何用勞神於無事邪

曹以

為生則合而為用則痛廢同也死則形留而神遊則故遊帝與形不同也

難曰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蝴蝶即形與神分也其覺

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即形與神合也荅曰此難可謂窮
辯未可謂窮理也子謂神遊蝴蝶是眞作飛蟲邪若然
者或夢為牛則負人轅軸或夢為馬則入人跨下明旦
應有死牛死馬而無其物何也又腸繞閭門此人即死
宜有遺其肝肺而可以生哉又日月麗天廣輪千里無
容下從匹婦近入懷神夢幻虛假有自來矣一旦實之
良足偉也明結想霄坐周天海神昏於內妄見異物豈
莊生實亂南園趙簡眞登閭闔邪外弟蕭琛亦以夢為

文句甚悉想就取視也

難曰延陵寔子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魂氣無不之也斯即形亡而神不亡也荅曰人之生也資氣於天稟形於地是以形銷於下氣滅於上氣滅於上故言無不之無不之者不測之辭耳豈必其有神與知邪

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配天乎復誰配帝

乎荅曰若均是聖達本自無教教之所設實在黔首黔首之情常貴生而賤死死而有靈則長畏敬之心死而無知則生慢易之意聖人知其若此故廟桃壇墀以篤其誠心肆筵授几以全其罔已尊祖以窮郊天之敬嚴父以配明堂之享且忠信之人寄心有地強梁之子茲焉是懼所以聲教照於上風俗淳于下用此道也故經云為之宗廟以鬼享之言用鬼神之道致茲孝享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明厲其追遠不可朝死夕亡也子貢

問死而有知仲尼云吾欲言死而有知則孝子輕生以
殉死吾欲言死而無知則不孝之子棄而不葬子路問
事鬼神夫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適言以鬼享之何
故不許其事邪死而有知輕生以殉是也何故不明言
其有而作此悠漫以荅邪研求其義死而無知亦已審
矣宗廟郊社皆聖人之教迹彝倫之道不可得而廢耳
難曰且無神而為有神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無神矣
而以稷配斯是周旦其欺天乎既其欺天又其欺人斯

是聖人之教以欺妄以欺妄為教何達孝子之心厲渝
薄之意哉荅曰夫聖人者顯仁藏用窮神盡變故曰聖
達節而賢守節也寧可求之蹄筌局以言教夫欺者謂
傷化敗俗導人非道耳苟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三
光明於上黔黎悅於下何欺妄之有乎請問湯放桀武
伐紂是弑君非邪而孟子云聞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
子不責聖人放弑之迹而勤勤於郊稷之妄乎郊丘明
堂乃是儒家之淵府也而非形神之滯義當如此何邪

難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云云荅曰此義未通而自釋
不復費辭於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近寫此條小恨未
周邪

思文啓始得范縝荅神滅論猶執先迷思文試料其理
致衝其四證謹冒奏聞但思文情識愚淺無以折其鋒
銳仰塵聖鑒伏追震悚謹啓詔荅具一二縝既背經以
起義乖理以致談滅聖難以聖責乖理難以理詰如此
則言語之論略成可息

重難神滅論

曹思文

論曰若合而為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蛩駝之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為我援兵也論又云形之於神猶刃之於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形亡而神在又伸延陵之言即形消於下神滅於上故云無不之也又云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武伐非弑君也子不責聖人放弑之迹而勤勤於郊稷之妄邪難曰蛩駝駝是合用之證

耳而非形滅即神滅之據也何以言之蛩非驢也驢非
蛩也今滅蛩蛩而驢驢不死斬驢驢而蛩蛩不亡非相
即也今引此以為形神俱滅之精據又為救兵之良援
斯倒戈授人而欲求長存也悲夫斯則形滅而神不滅
之證一也論云形之與神猶刃之於利未聞刃沒而利
存豈容形亡而神在雅論據形神之俱滅唯此一證而
已愚有感焉何者神之與形是二物之合用即論所引
蛩驢相資是也今刃之於利是一物之兩名耳然一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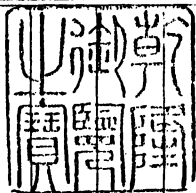
兩名者故捨刃則無利也二物之合用者故形亡則神
逝也今引一物之二名以徵二物之合用斯差若毫釐
者何千里之遠也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二也又
伸延陵之言曰即是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論云形神是
一體之相即今形滅於此即應神滅於形中何得云形
消於下神滅於上而云無不之乎斯又是形滅而神不
滅之證三也又云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桀武伐
紂非弑君也即是權假以除惡乎然唐虞之君無放伐

之患矣若乃運非太平世值三季權假立教以救一時
故權稷以配天假文以配帝則可也然有虞氏之王天
下也禘黃而郊鬯祖顓而宗堯既淳風未殄時非權假
而令欺天罔帝也何乎引證若斯斯又是形滅而神不
滅之證四也斯四證既立而根本自傾其餘枝葉庶不
待風而靡也

論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義不假通而自釋不復費
於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又云夫言欺者謂傷化敗俗

耳苟可以安上治民復何欺妄之有乎難曰前難云迎來而樂是假欣於孔韶送往而哀又虛淚於丘體斯實鄙難之雲梯弱義之鋒的在此言也而荅者曾不慧解唯云不假通而自釋請重言之曰依如論旨既已許孔是假欣而虛淚也又許稷之配天是指無以為有也宣尼云亡而為有虛而為盈斯文象之所不占而格言之所攸棄用此風以扇也茲化何得不傷茲俗於何不敗而云可以安上治民也何哉論云已通而昧者未悟聊

重往諮側聞提耳



弘明集卷九

音釋 弘第九

鱗

章忍切

綺

魚綺切

螭

丑支切

似

鍰

五各切

臙

臙切

臙

臙切

臙

臙切

則魚厥切

櫺

郎丁切

櫺

櫺無角者

雷

力救切

稌

他魯切

穴

居消切

穴

居消切

穴

內為

瞽

莫邁切

眄

莫見切

訐

居竭切

宥

徒浪切

窆

窆切

窆

窆切

窆

窆切

陂

驗切

悸

其季切

蛩

蛩渠容切

駟

駟其呂切

黔

巨鹽切

黔

巨鹽切

黔

巨鹽切

黔切

氓

桃

吐凋切

遠

墀

時戰切

除

嚳

苦沃切

帝

帝

帝

帝

帝

帝

欽定四庫全書

引目
卷九
音釋